

日本迎来菅义伟时代

□ 陈洋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赢得9月14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后,新总裁菅义伟完成了对自民党高层的人事安排。按照此前公布的日程,执政党与在野党将于16日召开临时国会,选出新一任首相。

由于自民党目前占据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所以菅义伟将顺利当选新首相,并于16日当天正式启动新内阁。

随着菅义伟当选首相,菅义伟政权将采取怎样的内政外交政策,中日关系今后走向等,无疑受到各方关注。



9月14日,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菅义伟在出席记者会前留影。

菅义伟当选并非偶然

出身于日本秋田县一个平民家庭的菅义伟,最终能登上日本权力最高峰,这在日本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观察战后至今的日本政治史可以发现,出身平民的首相越来越少,如果说昭和时代还有被称为“庶民宰相”的田中角荣,那么,平成时代则几乎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平民首相,更多的是出生于政治世家的首相。如今,菅义伟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成为日本令和时代的第一位平民首相,无疑会给日本社会带来鼓舞,进而有助于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

从年初开始,“后安倍时代”的首相人选就受到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但菅义伟并不是日本舆论的“意中人”。在很多有关下任首相的民意调查中,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都处于领先地位,菅义伟更多时候是徘徊在边缘。

比如,《日本经济新闻》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25%的受访者认为石破茂“适合”担任下任首相,而安倍内阁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菅义伟分别为7%和4%。

如今,菅义伟能在竞争激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顺利当选,反映出日本社会各界普遍求稳的心态。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菅义伟就明确表示将继承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进一步深化“安倍经济学”。

回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过去将近8年的执政,其一方面终结了此前日本首相频繁更替、政策难以连贯

执行的政治局;另一方面则成功刺激日本经济复苏,带动就业市场,让大部分日本民众分享到经济红利。

此外,安倍在外交方面的成果,不仅增加了日本在国际社会影响力,而且也提升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自民党政权的向心力。

因此,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继续执行,符合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期待。日本共同社9月10日发布的民调显示,50.2%的受访者认为菅义伟“适合”担任下任首相,而石破茂、岸田文雄则分别为30.9%和18.0%。

可以说,日本的社会民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日本民众无法直接参与到自民党总裁选举和日本首相选举之中,但自民党、国会议员则必须重视民众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菅义伟能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票当选的重要原因。

菅义伟会否长期执政

从此次自民党总裁和首相选举的过程来看,菅义伟的当选之路颇为平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今后的执政之路就一帆风顺,特别是菅义

日本虽然步入“菅义伟时代”,但安倍的政

治遗产还将持续影响日本的未来发展

伟能否长期执政也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

当然,对于任何一位日本首相而言,权力都是充满诱惑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主动将首相宝座拱手让给他人的。相信菅义伟也不例外。

在笔者看来,目前判断菅义伟将会长期执政,或只是临时首相为时尚早,毕竟时局与政局不断变换,并不是菅义伟个人能够决定的。

然而,菅义伟如果能顺利完成如下两方面的挑战,那么,他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将增加。

一方面,如何遏制疫情、重启经济。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9月16日零时,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为7万7283人。东京、大阪等城市的疫情状况依旧较为严峻,很多店铺、商场等公共场所仍处于关闭状态。

与此同时,日本二季度GDP萎缩28.1%,系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对日本企业的冲击也要比想象得更为严重。失业率提升,日本民众消费欲求明显下降。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统计,上半年累计有500家企业或破产,或正在走破产的法律程序。在这样的背景下,菅义伟政权需要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推进经济的重启。

此前,安倍政权在防控疫情之下,曾推出“Go To Travel”等旨在刺激民众旅游消费的政策,但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还招致在野党、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因此,菅义伟政权将采取怎样的疫情政

策、经济政策,无疑受到各方的关注。

菅义伟如果能成功遏制日本国内疫情,并重新启动经济,将有助于增加其在自民党内的威望和日本社会的支持率。这样的话,菅义伟长期执政的概率将会增加。

另一方面,如何率领执政党赢得众议院选举。根据自民党章程规定,在任总裁若因特殊原因中途卸任,那么,继任者将完成其前任的剩余任期。因此,菅义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将持续至明年9月。

与此同时,本届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将于明年年底结束。尽管《日本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首相任期长短,但结合日本政治传统,执政党党首的任期相当于首相任期,而执政党若输掉众议院选举,也就意味着将会发生政权交替。

目前来看,自民党和菅义伟在日本社会均维持较高的支持率,但舆论总是难以捉摸,自民党主流派对菅义伟的支持也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未必会长期维持。所以,菅义伟不仅需要赢得众议院选举来夯实自身执政根基,也需要通过这样一场选举来延续自身的执政时间,而这无疑考验菅义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

除了以上两方面外,菅义伟能否推迟延期至明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顺利举行,也将对其执政根基造成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不得不推迟至明年举行,但鉴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在世界多个国家蔓延,所以也令不少民众担忧东京奥运会最终能否举行。日本政府在申办、举办东京奥运会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最终若不能举行,必将引发日本社会民意的反弹,进而波及菅义伟政权的稳定。

菅义伟将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

外交一直是菅义伟的短板,他在执政后将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在笔者看来,考察菅义伟的外交理念,一方面要看他说了什么,另一方面也要看他做了什么。

在12日由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公开辩论会上,菅义伟表示,日本

外交的基础是日美同盟,以此为基础,与亚洲各国进行紧密交往尤为重要。此外,他还强调“日中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但重要的是继续灵活运用高层对华的机会,来逐一解决这些难题”。这番言论反映出了菅义伟在中美关系方面的外交理念。

由于菅义伟此前曾明确表示将延续安倍政权的外交政策,结合他12日的表态,可以看出,菅义伟有可能在深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

由于中国较早控制住疫情,正在复苏的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恢复尤为重要。比如,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在对美、对欧盟出口均下降的同时,日本7月对华出口同比增加8.2%,出口额达到1.329万亿日元。此外,预计菅义伟政府还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共同维护世界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强化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

深化经贸合作,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均是安倍政府时期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在菅义伟政府时期,预计这些主要特点将被保留,继续推进中日关系“化竞争为协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深化中日合作只是菅义伟外交的一部分,而抗衡中国也将是菅义伟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朝日新闻》报道,前外务副大臣岸信夫将出任菅义伟内阁防卫大臣。岸信夫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是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日台青年议员联盟”会长,其多次率自民党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并积极推动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的确立等。

从这样的人事安排来看,菅义伟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向安倍“报恩”,但让“亲台”立场鲜明的岸信夫出任防卫大臣这一重要岗位,无疑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这其实反映出菅义伟政权今后在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岛等问题上,很有可能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的同时,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最后,日本虽然步入“菅义伟时代”,但安倍的政遗产还将持续影响日本未来发展。菅义伟如何在延续安倍政策的基础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政绩增量”,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媒体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巴林和以色列建交,中东和平更近还是更远了?

□ 舒梦

9月11日,以色列与巴林宣布两国已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继阿联酋之后,巴林成为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和第4个阿拉伯国家。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其在中东地区一直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遭到地区国家的联合抵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阿拉伯国家之中只有埃及与约旦两国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自上个月以来,以色列的地区环境出现了明显改善。8月13日,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一个月后,巴林紧随其后,这一变动被部分媒体解读为打开中东和平的大门。而巴林、阿联酋两国与以色列建交真的可以推动中东和平吗?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如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和平协议的驱动力是和平吗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多年。自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协议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爆发了多次大规模冲突与战争。长期的冲突使阿、以双方均损失惨重。五次中东战争后,阿以双方在美国、挪威等国的斡旋之下开始寻求和平的解决路径。在以色列鸽派总理执政期间,以色列曾表现出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意愿,阿拉伯国家也陆续在事实上认可了以色列的地区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阿以和平得以大力推进。



美国、阿联酋、以色列、巴林国旗。半岛电视台

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后,阿以关系再度紧张。以色列右翼政党对阿拉伯国家的立场相对强硬,对巴勒斯坦的吞并计划持续推行。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陷入冲突与小规模战争持续不断的境况之中。

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大力推进新中东和平计划,巴勒斯坦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阿拉伯国家也多次对以色列的扩张行为进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与巴林的对以和平协议对以色列的吞并计划轻描淡写,其驱动力显然不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平。

事实上,阿联酋与巴林的对以和平协议能够达成,主要驱动力有两点:其一是阿联酋与巴林自身现实利益的考量,其二就是美国方面

所谓和平协议的签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初衷并非和平,而是反伊朗阵营成员的会合

巨大的推动作用。

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一直以推动中东和平的和平使者自居。但无论是迁移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还是其大肆宣扬的“世纪协议”,都进一步刺激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地区局势,甚至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反作用。

在此时,美国推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达成和解,主要出于两点考量:一是通过在在中东地区打造反伊联盟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二是通过宣扬其外交成果来转移民众对疫情的注意力,以求在国内大选中获取更多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巴林还是阿联酋,其对以建交的驱动力都与和平无关。

和平协议的诉求是和平吗

和平协议虽然名为“和平”,但并非所有和平协议都为和平而生。目前,除叙利亚、巴勒斯坦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争端并不严重,和平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叙利亚—以色列冲突与巴勒斯坦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它是阿以矛盾出现的原因,也是阿以和平的最大障碍。阿拉伯世界曾同气连枝共同应对以色列的扩张,并爆发多次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问题的阿以大规模战争。

但随着中东局势的变化,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逐渐降低。一方面,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局部战争频繁出现。新的热点不断涌现,巴勒斯坦问题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浪潮对阿拉伯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形成了重要威胁,阿拉伯国家自顾不暇,巴勒斯坦问题对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微不足道。

因此,尽管巴林与阿联酋对以建交都声称致力于中东和平,却对阻碍阿以和平的最重要问题一带而过。

近年来,随着伊朗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伊朗问题已替代巴以问题成为地区的核心矛盾。在伊朗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逐渐弱化,共同遏制伊朗成为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双方共同的诉求。

因此,所谓和平协议的签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初衷并非和平,而是反伊朗阵营成员的会合。

和平协议会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吗

继阿联酋与巴林之后,美国还将推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来让自己的外交成果在大选之中更加亮眼,和平协议的示范效应可能更将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但对于地区局势来说,两份驱动力与诉求都与和平无关的和平协议,是否真的能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还很难说。

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边缘化,在短期内解决无望。在美国明显偏袒以色列,阿拉伯盟友靠不住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方面能进行的抗争非常有限。除了巴解组织方面威胁撤回大使,加沙方面示威或发射几颗火箭弹外,巴勒斯坦没有其他方法来改善其不断被弱化和边缘化的谈判地位。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吞并计划在短暂停歇后还将长期持续,而巴勒斯坦对此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与成员可能会以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对地区安全形成更大隐患。

另一方面,中东的内部分裂趋势将不断增强。在国内层面,无论是阿联酋还是巴林,在对以建交问题上,其国内都存在大量来自宗教人士与保守势力的反对声音。

在阿拉伯世界层面,各国对阿联酋与巴林对以建交反应不一,内部分化更加严重。在地区层面,中东版“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地区内伊朗阵营与反伊朗阵营之间的对峙趋势日益加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联酋与巴林对以建交不仅没有打开中东和平的大门,反而容易引发更多的冲突与动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